



「旦」德富芦花 著

不如归

丰子恺
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不如四

巨德富芦熊

丰子恺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如归/(日)德富芦花著;丰子恺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5327-4992-8

I. 不… II. ①德…②丰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4053 号

根据岩波书店《岩波文库》1938 年版译出

不如归	[日] 德富芦花 著	出版统筹 赵武平
不如归	丰子恺 译	责任编辑 刘 玮
		封面设计 蔡立国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3 字数 106,000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992-8/I·2809

定价: 24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: 021-56135113

上 篇

一（之一）

上州伊香保的千明旅馆三楼的纸拉窗开着，有一个少妇站在窗前眺望日暮的景色。她的年纪大约十八九岁，头上梳着典雅的螺髻^①，身上穿着小花纹绉绸外衣，缀着草绿色带子。

白皙的长脸儿，眉头略微有点颀蹙，双颊稍稍瘦削。如果说缺点，也许这就是缺点吧。然而亭亭玉立，确是一位窈窕淑女。这不是在北风中凌寒夸劲的一朵梅花，也不是在暖曦的春霞中化作蝴蝶而飞舞的樱花；品评起来，这少妇可说是在夏天的薄暮中散发幽香的夜来香。

春天的夕阳西斜了；远处的日光山、足尾山和越后地方的山，

① 原文作丸髻，是日本已婚女子的发式。

近处的小野子山、子持山和赤城山的峰峦，都浴着夕阳，变得辉煌灿烂；离开下面的朴树飞去的乌鸦哑哑的叫声，听起来也是金色的。两片蓬松的云从赤城山的背脊上浮出。三楼上的少妇心不在焉地注视着云的移行。

这两片丰柔可爱、大可盈抱的云，慢慢地离开了赤城山顶，在万里无遮的大空中像双飞的金蝶一般发出光辉，悠悠然地向足尾山方面移行。不久夕阳西沉，寒风乍起，这两片云就褪成蔷薇色，向上下分飞，在夕暮的天空中越离越远地飘泊了一会儿；下面的一片渐渐地小起来，不知不觉之间消失得形迹全无；残存的一片变成了灰色，茫茫地空中彷徨。

结果山和天空融合成一片暮色，只有三楼上的少妇的脸在幽暗中显出白色。

一（之二）

“小姐！——啊呀，怎么好，我说得顺口，又叫错了，呵呵呵呵。——少奶奶！我回来了。啊呀，暗得很。少奶奶！您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在这里呢！”那少妇笑着说。

“啊呀，您在这里！赶快进来，可别着凉！少爷还没有回来吗？”

“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？”少妇说着拉开纸门，走进里面来，一面又说，“恐怕要……去对账房说，派个人去接他呢。”

“是的。”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边说边摸黑划着了火柴，点上了油灯。

这时候楼梯响了，旅馆里的女仆上来了。

“呀，打扰了。少爷回来得真迟啊。……是的，刚才派一个伙计去迎接了。大概就要回来了。这里有一封信。”

“噢，是爸爸写来的信……他早点儿回来才好！”梳螺髻的少妇亲热地反复查看信封上的字。

“是老爷写来的信吗？赶快读给听听才好。呵呵呵呵，一定又写着许多有趣的话呢。”

女仆把门关好，在火钵里添上些炭，就出去了。老婆婆把一个包袱拿去放在壁橱里了，然后走回来。

“天气真冷！和东京完全不同啊！”

“要五月里才开樱花呢。阿妈，坐过来些！”

“多谢了。”老婆婆说着，盯着少妇的面孔看。“真像是假的一样呢。我看到少奶奶梳着螺髻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样子，不相信这就是我带大的那个小宝宝！太太去世的时候，您呜呜咽咽地伏在阿妈

背上叫着：‘妈妈！妈妈！’好像不过是昨天的事呢！”她说到这里，簌簌地掉下眼泪来。“您出嫁的时候，少奶奶！阿妈心里想：要是太太在这里，看到了那漂亮的样子，不知多么欢喜啊！”她拉出衬衫袖子来擦眼泪。

听的人好像被感染了的样子，低下了头；只有搁在火钵上的左手上的戒指发出灿烂的光辉。

过了一会儿，阿妈抬起头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又说这种话了。呵呵呵，年纪一大就呆头呆脑了。呵呵呵呵，小姐！不，少奶奶！您到现在也吃了不少苦头！您真好耐性啊！从今以后，从今以后，永远享福了！少爷是那么多情的人……”

“少爷回来了。”从楼梯口传来了女仆的声音。

一（之三）

“唉，好累，好累！”

一个年约二十三四岁、穿西装的男子，把布袜和草鞋脱掉，对迎接他的两个人打个招呼，跨上走廊来；回过头去对一个手持提灯的小伙子说：“啊，劳驾了。这些花，麻烦你给我浸在温水里。”

“呀，真漂亮啊！”

“真的，好漂亮的杜鹃花啊！少爷哪里采来的？”

“漂亮吧！喏，黄的也有。叶子倒像石楠花。我采它来，想明天叫浪妹插在花瓶里。……怎么，让我先去洗个澡吧。”

“少爷真是生龙活虎似的！军人到底不同，少奶奶！”

少奶奶把外衣仔细地叠好，偷偷地吻它一下，挂在衣架上了。她只是含笑，默不做声。

楼梯上脚步声山响，到了纸拉门边停下了。刚才那个青年走进屋子里来，嘴里叫着：“啊，好爽快！”

“呀，少爷这么快就洗好了？”

“男人家当然快的。哈哈哈哈哈。”他愉快地笑着。他的妻子羞答答地把一件粗条纹棉袍披在他身上，他说了声“谢谢你”，就盘腿坐在坐垫上，用两手抚摸着面孔。毛茸茸的五分长的头发底下一张太阳晒过的脸，真像烂熟的桃子；眉毛浓黑，眼睛灵活，鼻子底下蓄着毛虫一般的髭须；面貌上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孩童相，这是一个可爱的青年。

“武男哥，有一封信呢。”

“啊，是岳父寄来的。”

这青年把身体坐一坐端正，打开信封，抽出信纸来，里面还附着另一封信。

“这是给浪妹的。嗯，都很平安……哈哈哈哈哈，说得真滑稽……好像当面听他谈话。”他含笑读完了信，把信纸卷好了，放在一旁。

“老爷还向你问好呢。他说换了地方，要随时当心，看旧病复发。”那个“浪妹”对正端晚饭来的老婆婆说。

“唉，多谢他老人家了。”

“啊，吃饭。今天走了一天，只吃了两个饭团，肚子饿得很了……哈哈，这是什么鱼？不像鲑鱼……”

“这叫做真鱈鱼吧，阿妈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真鱈鱼？好吃，很好吃。再给我添一碗饭。”

“呵呵呵，少爷吃得真快。”

“当然喽。今天从榛名山爬到相马岳，再爬上二岳；走到屏风岩底下才碰见来接的人。”

“走了这许多路？”

“相马岳的风景可真好！我想叫浪妹看看才好。一面是茫无际涯的平原，远远望见利根川的流水；另一面是所谓山外青山，上面隐隐约约地望见富士山，真妙极了。要是我会作和歌，一定要和人麻吕^①比一比高下呢。哈哈哈哈哈。再给添一碗饭。”

“风景这样好？我也想去看一看！”

① 柿本人麻吕是日本有名的歌人，生于七世纪末。

“嘿嘿嘿嘿，浪妹如果爬得上，我一定送你一枚金鸢勋章^①。这些都是悬崖绝壁，垂下十几条铁索，是抓住铁索爬上去的啊！我是在江田岛^②受过锻炼的，桅樯也罢，钢索也罢，现在都能爬上爬下，所以不觉得什么。浪妹恐怕连东京的土地也没有踏过吧！”

“呀，哪有这种事！”浪子说着，嫣然一笑，两颊红晕了，“别看我这样，在学校里也学过体操的……”

“嘿嘿嘿嘿，华族女学校^③的体操是没有用的。喏，有一次我去参观，看见有人叮叮咚咚地弹着不知是古筝还是什么乐器，女学生们唱着‘地球上所有的国家’之类的歌，手里拿着扇子，站起来，蹲下去，转圈圈什么的。我以为是在练习舞蹈，原来这就是体操！哈哈哈哈。”

“呀，说得好刻薄！”

“对啦对啦，那时候我看见有个梳辫子的和山木家的女儿并排着，穿着一条——叫什么来着？——葡萄色的裙裤，一本正经地跳着，记得那就是浪妹。”

“呵呵呵呵，说这种话！你认识那个山木姑娘吗？”

① 日本军人最高的勋章。

② 位于广岛县吴市西边的岛屿，海军兵学校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消）所在地。

③ 成立于一八八五年，是供皇族和华族女子读书的学校。一九〇六年并入学习院，一九一八年独立，改称女子学习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并入学习院。华族是明治维新后对旧公卿、诸侯功臣及其家属的族称。

“山木，我爸爸在世的时候曾经照顾她，现在也常常来的。哈哈哈哈哈，浪妹说不过我，只得不开口了。”

“哪有这事！”

“呵呵呵呵，夫妻不要拌嘴，喝杯和顺茶吧！呵呵呵呵。”

二

上回所说的青年，是一个海军少尉男爵，姓川岛，名武男。他由良媒撮合，和名震海内的陆军中将片冈毅的长女浪子举行了婚礼，只不过是上个月的事。现在他有短暂的休假，就在四五天之前偕同新娘和陪嫁的老保姆阿几到伊香保来游玩。

浪子八岁上就死了母亲。那时候她才八岁，连母亲的相貌都记不大清楚了。只记得母亲常常面带笑容；又记得：母亲临终时叫她到床前去，伸出那只消瘦的手来握住了她的小手，说：“浪儿，妈妈要到远地方去了。你要乖乖地孝顺爸爸，疼爱驹儿。再过五六年……”母亲说到这里簌簌地滴下眼泪来，“妈妈不在了，你还记得妈妈吗？”母亲伸过手来摸摸她那而今已经垂肩、而当时刚刚覆额的黑发。这情景深深地铭刻在她的记忆里，永远不会忘记。

一年之后，现在的母亲来了。从此一切都改变了。从前的母亲

出身于有名的仕宦人家，万事循规蹈矩；而且据婢仆们说，这样和睦的夫妻是少有的。现在的母亲也是有名的仕宦人家出身，然而早年留学英国，不肯对男子让步，又染上了西洋风习，因此情形和从前大不相同了，凡是留有前妻痕迹的地方，都彻底改掉，仿佛要把它们全部消灭。对父亲也件件事情都毫不客气地评长道短，父亲总是笑着由她谈论，末了说：“好好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”有一次，他和一个最要好的叫做难波的副官相对晚酌，母亲也在座。父亲向母亲注视一下，吃吃地笑着说：“喂，难波兄，有学问的老婆是讨不得的，讨了要大吃其苦。哈哈哈哈哈。”难波碍于母亲在坐，无辞可答，只得手足无措地把酒杯拿上拿下。后来他再三叮嘱他的妻子，不要让女儿们多读书，高等小学毕业就够了。

浪子从小对人很亲昵，而且聪明伶俐：虽然不是神童，然而三岁的时候奶妈抱了她到门厅去送父亲出门，就会拿着父亲的帽子给他戴在头上。伸展不息的小小的心，好比春天嫩菜，即使一朝被雪压住了，只要不受蹂躏，雪融化之后自会青青地生长。诀别了慈母的浪子的悲哀，其深切虽非寻常孩子可比，但只要后来有阳光照临，她一定也会欣欣向荣。浪子最初看见梳西式发髻、走到旁边衣香扑鼻、眼睛略微吊起而嘴巴很大的后母，也不免有些畏缩。然而从小对人亲昵的浪子，觉得这母亲也很可爱慕；后母却怀着成见，排斥这可爱的孩子。这后母不通世故，刚愎自用，炫耀学问，再加

上猜疑和嫉妒，竟把仅只八九岁的可爱的孩子当作有心的大人来对付。因此使得孩子没有着落，心中充满了孤寂冷落之情。唉，不被爱是不幸的，不能爱更加不幸。浪子有母亲，然而爱不得；有妹妹，然而也爱不得。此外只有父亲、保姆阿几和姨母——即生母的姐姐；然而姨母毕竟是另一家的人，阿几是女仆；况且后母的眼睛常常注视着，你如果略微亲近她们些，或者得到她们的照顾，这相互的庇护非但无益，反而引起恶果。只有父亲，唯独父亲全心全意地爱她。然而这个身为中将的父亲，在母亲面前也有所顾忌。仔细想来，这顾忌也是一种慈爱。为此他在母亲面前不得不叱骂她，到了背后就深情地默默抚爱她。伶俐的浪子深深地懂得父亲这片无人知道的苦心，满怀欢喜感激，即使粉身碎骨，也极愿报答父亲之恩。然而这心情倘使显露形迹，母亲就认为侵犯了她的领域而生气，你就得受苦；倘使韬晦寡言，谦恭自守，则又被认为阴险、愚钝。这真是太残忍了。有时她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，母亲就用流水一般的长州土白和从英国舶来的理论滔滔不绝地谩骂，不但骂她本人，又毫不隐晦地中伤她那已故的母亲。她那悲愤地咬紧着的嘴唇忍不住想张开来，忽然在廊沿上瞥见了父亲的侧影，立刻又紧闭了。有时过分无理地遭受了猜疑，也只是躲在窗布背后暗泣：“妈妈你也太过分了！”她有父亲吗？父亲是有的，她有一个很慈爱的父亲。然而对以家庭为世界的女孩儿们来说，五个父亲也抵不得一

个母亲。而她的母亲，她的母亲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因此在十年之间，使得她性情也改变了，光艳也消失了。夫人常常骂道：“这个女孩子一点也不爽快，真是一个异常顽固的人！”唉，无论种在土钵里，或者种在高丽、交趾出产的珍贵花盆里，花总是花，哪有不盼望阳光的呢？而浪子是一朵生在阴暗地方的花。

所以这一次与川岛家的亲事成功了，出嫁的时候，浪子透了一口大气；父亲中将、后母、姨母，大家各自透了一口大气。

“太太（浪子的后母）自己那么爱漂亮，买给小姐的却都是素淡、不起眼的东西。”阿几看见嫁妆微薄，常常这样咕哝着，并哭泣着说，“倘使从前的太太在这里的话……”然而浪子匆匆地走出了家门。一想到以前从来未尝过的自由和欢乐正在前面等待自己，就觉得这也能够聊以排遣和父亲离别的悲哀，她就匆匆地走了。

三（之一）

从伊香保到水泽的观音堂，约有一里^①之遥。一条路沿着秃山的中腹像蛇一般蜿蜒地横着，只有两个地方形成了山谷，低下去又

① 一日里约合 3.9 千米。

高起来。除此以外，其余的路闭着眼睛也可以走。望下去是从赤城到上毛的一片平原。附近一带都是草原；现在正是春天，那火烧过的焦土里长出各种各样的草、芭茅、胡枝子、桔梗、女萝等的嫩芽来，好像平铺着的毛毯；其间又散乱地开着美丽的草花，到处点缀着带棉帽子的薇和摇摇摆摆的蕨。一度走进这里面去，竟可以使人忘记悠长的春日。

今天天气晴朗，武男夫妻要出门去采蕨。吃过午饭之后，带着保姆阿几和旅馆里的一个女仆，来到这地方。走来走去采了一会儿，觉得有些疲倦，就叫女仆把带来的毛毯铺在柔软的嫩草上；武男皮鞋也不脱，就躺在毯子上了；浪子脱去了她那双麻里草屐，拿出一块桃红色手帕，在膝盖上掸了两三下，轻轻地坐了下去。

“啊唷，软得很！坐下去有点怪可惜的。”

“呵呵呵，小……啊呀，对不起，又要叫错了——少奶奶的气色真好看啊！这样快活地歌唱，真是长久没有听见过了。”阿几欢喜地看看浪子的侧脸。

“唱得太久了，有点口干。”

“没有带茶来。”女仆说着，打开包袱皮，拿出些酸橙、袋装的干点心、木片盒装的寿司卷^①之类的东西来。

① 寿司是在用醋和糖、盐调味的米饭上，加鱼肉、鸡蛋、青菜等做成的食品；外面卷上蛋皮或紫菜的，叫作寿司卷。